

# 张充和：装饰了别人的梦

■薛原(青岛)

苏州九如巷张家四姐妹的人生故事，最初是从三姐张兆和开始，她和沈从文的婚姻几乎成了现代文学里的一个传奇。“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又把张家姐妹们一个个牵引出来。而那首“你装饰了别人的梦”的《断章》最终和张充和的人生缠绕在一起，成了说不尽的故事。

《笙歌扶梦》的作者王道从故纸堆中搜抉出张充和的相关史料，围绕着张充和的种种轶事，或以旧日信笺上的诗词，钩沉出一桩风雅往事；或由往昔报纸上的译文，牵连起一段文字因缘；又或借几幅书法几篇短文，敷衍出一场场戏剧人生。从张充和的轶事里也给历史留下了非典型性的时代注脚，例如1934年，她考进北京大学，国文满分，数学零分，被胡适破格录取。在校学习两年不到，因病休学，回苏州养病……关于张充和当年破格读北大，何晓木的《人间清音》一书也做了客观描绘：“北大此期招生投考数千人，各科试卷由各系主任分别总评阅，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胡博士于评阅国文试卷后，对人云：此期新生国文试卷以张旋女士者为最佳。言下似有得此女弟子已足满足之状，盖张女士报考之学系又适为国文系也。女士年尚幼，俭朴诚笃、不趋时尚，擅长于文学而数学则非其所好，以



是此次考试结果，仅以试读生入学，然此殊无碍其努力文学也，吾人当刮目候之。”作者在引述当时记者的正面报道之外，还举了一个反例来说明胡适对张充和的青睐：此年报考北大的学子中，还有一位胡适欣赏的申寿生，数学也很差。考前几个月里，胡适曾多次在其编辑的《独立评论》刊载申氏的作品，并在日记中夸赞：“我看了他的第一篇文字，

就知道他有文字的天才；上星期他又送一篇来，果大有进步。”后来，胡适还向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沈从文推荐申寿生的作品，又在给一名投稿青年陈企霞——后来成为知名左翼作家——的退稿信中，称申寿生的作品是清楚明白说平常话的好文字，是学习写作的范例，还说“文字不从这一条路子入手，是不会做好的”。再后来，胡适做个人年终总结，视申寿生为1934年他发现的两名“可爱的纯洁青年”之一。《独立评论》向不登文学作品，因申寿生的投稿，胡适一再破例。不过，1934年8月，北大考试放榜后，胡适如此看重的申寿生却并不在名单中，未如张充和这般幸运。对此，作者感叹：“想来，录取张充和，说好听点，叫破格之举，若要较真，便是违规操作。故优秀者再多，也只能优中选优，取其最佳。”在校时，胡适多次赞赏张充和的学问。翌年春，张充和患肺病离校，胡适曾劝其不要放弃。

“二十二年后，流落海外的两人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聚首。任职于该校东方图书馆的张充和终于有了小小报答一下人生道路上这位大伯乐的机会。她为习惯了助手、秘书代劳的胡适填写借书单，借好书给他保管着，等他来拿；又时时邀请他到家中，准备最好的笔墨纸张供他

尽情挥洒；后来，在他离开伯克利时，演唱《游园》《思凡》，为他送行……”不过，对胡适对张充和入北大的“破格”录取，“张充和的这番际遇，固然让人津津乐道，但她在没有中学毕业文凭，又明知数学无望的情况下还报考北大，既是当时现代教育发展严重滞后造成的社会风气使然，也是一名迷茫青年急切想改变自身窘迫处境的不得已之举。”

1948年年底，张充和从三姐夫沈从文家出嫁，与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成婚，于1949年1月从北平匆匆赴美，临走时只是打了个电话给三姐张兆和，此后便天各一方。直到30年后，张充和夫妇回到北京，与沈从文张兆和相聚。此后在傅汉思与张充和的多方协助下，沈从文与张兆和得以赴美讲学，并与张充和夫妇在美国团聚相处了一段时间。

张充和与傅汉思初到美国时，经济十分困难，工作不固定，居无定所，后来又有了孩子的负担。到了20世纪60年代，两人去了耶鲁大学任教后，才算是经济好转。从《人间清音》里也不难看出：张充和的魅力在于她不仅能不被生活淹没，一生与诗词、书法、绘画、昆曲相伴共守，成就一段风雅传奇，还在于她何以能如此成就自己的一生——犹如人间清音“装饰了别人的梦”。

# 决绝的深情——读徐生翁先生书画札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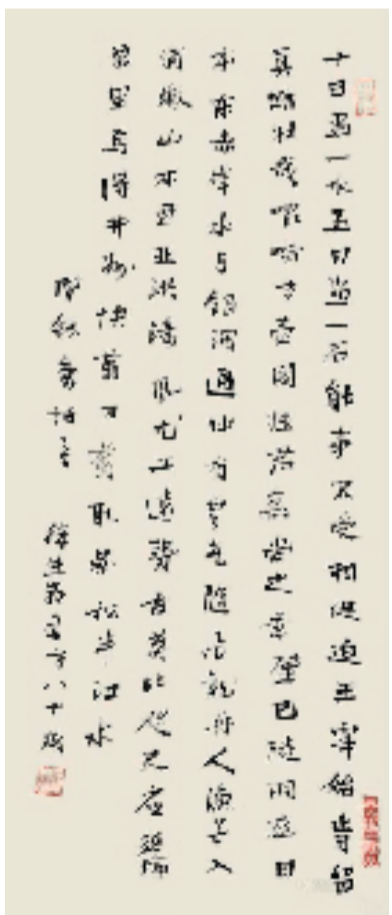
■赵雪松(山东)

观徐生翁书画可以称之为读，因为他是一个文人，是一位作者，他创造出了他的内心和命运，而不仅仅是技艺的传承贴在纸上和印刷品上。他的笔画里寄托着他对中国书画深刻的祝福、理解和安顿人生的期许，他超凡脱俗的笔画无疑是决绝而又觉照高悬的，而在这背后，全是他的深情厚意。

其书画无疑是超拔而个性独具的。他的奇崛、生拙、天真烂漫，他的戛戛独造，是为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书画卓异之呈现。说它怪，无不可，但不是那种怪力乱神的怪，因为他的所有怪与异，皆是在“历史的主轴”(刘正成语)上展开的。

他说：“我学书画，不欲专从碑帖古画中寻求资粮，笔法材料，多数还是从各种事物中若木工之运斤、泥水工之垒壁、石工之锤石，或诗歌音乐及自然间一切动静物中取得之”。此语看似寻常，实则是石破天惊之见识，是艺术之大道。中国书画陈陈相印，从碑帖到碑帖，乃皆在“把玩”中过渡之象牙之塔，徐生翁将之引向生活与大自然，此乃“正本”。若说中国书法是艺术，即必须有向生活与自然学习并融会贯通的能力，有直师造化的能力。其书画得此卓尔不群的气象，更深的原因在此处。

徐生翁平生未出浙江绍兴，生性不求闻达；关于自己的书画学习与创作，也只留下《我学书画》一文。它的书画，不取媚于他人，也不取媚于历史，“飘飘何



所似，天地一沙鸥”(杜甫句)，何其决绝，何其感人。它之存在，与中国书画当代艺坛之间构成的张力，绝不仅在于他贡献了一种独特的艺术语言；更重要的是，他构成了一种强烈的伦理批判，他映照出了当今中国书画创作的媚俗、丑陋之相。因此，他之于当代的分量，绝不仅限

于艺术本身。

徐生翁一生求变。从现存所见书迹，他一生所变者足有三、四次之多，此乃大师之范、之相。现今有论者指出徐生翁不可学，余以为大谬。我们不能将其艺术脸谱化，他在变化中的书迹，有些虽然不是他的顶级风格，但其间运化的艺术特征，同样蕴含着勃勃生机和活力，学者尽可以从其中找到资粮，找到窥见其艺术命脉的一己之道。

创新求变乃大师之别谓。徐生翁39岁时曾游历兰亭并撰联：“此地似曾游，想当年列坐流觞，未尝无我；仙缘难逆料，问异日重来修禊，能否逢君？”可见它心中仰慕王羲之深情如切，但他仰慕的是王羲之变革书法的创新精神和人文情怀，而非是其表象者也，从此意义上说，他与王羲之是同时代人。

徐生翁 徐生翁天资极高，这是他立于天地的根本，此天资在他表达为“通”。他由颜字入手，转入汉魏六朝诸碑。行楷以北魏和六朝墓志为基石；行草用篆书笔意作底而以汉隶面目行世；篆书以西周、秦汉篆籀为蓝本，后又以《流沙坠简》之意趣统领——他打通了多少“壁垒”，打通了多少“方圆”！以高迈天资为统领打通各路使之贯通无碍，其笔下才能如梦幻泉涌；若无此天资，则断不可行。

他自称“笨伯”，此笨不是眼笨、手笨、心笨之笨，而是无机巧心，无逢迎心，无献媚心，是纯朴之心，纯真之心。

反观当下，为何真正的大师难觅？皆因今日之人太过聪明，全是野心，无耻心。人心之真的缺失，是整体塌陷的根本原因。

徐生翁一介布衣。布衣不仅意味着他的出身门第，更意味着他的百姓生活，他的言谈举止，他的日常生活的思维都必须在生存的基本面上展开。为全家生计，照理他应该大踏步后撤，放弃他的艺术追求，与现实生活达成更高层次的和解，以一己纸笔主动迎合、献媚社会层面，以换取更丰富一些的物质生活，像当今的一些书画家一样，把利益放在首位。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勇敢地面对生存的压力，执意放飞他探索的双翼，曲高和寡，绝不降低探索的力度。徐生翁淡泊自守，只求力所能及地对待生活的态度，使“布衣”一词焕发出夺目光彩。

他一生追求完美，对自己创作的要求非常高，在《我学书画》中自述道：“我的书画避免取巧，要笔少意足，又要出诸自然，所以有时作一帧画，写一幅字，要换上多少纸，若冶金之一铸而就者极罕。”1964年初，他临终前数日，竟闭门烧毁很多作品。如果我们加以揣度，所烧作品应有两类：一是总体满意，但局部不够完美的作品；二是不能充分表达自己风格的作品。徐生翁有耻与人同志，他不允许缺乏个性的作品留存后世——对于书画，对于世界，这是怎样的深情厚意啊，而又以这样决绝的方式表达！